



林青著

國際石油風雲

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國際石油風雲

林 青 著

香港朝陽出版社

國際石油風雲

林 青 著

出版者：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七 元 五 角

一九七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七八年五月第二次印刷

目 錄

第一章	誰是石油的主人？	1
第二章	洛克菲勒王國	18
第三章	大不列顛與石油	36
第四章	爭奪世界石油資源	49
第五章	阿拉伯半島的寶藏	73
第六章	伊朗的奮鬥	93
第七章	OPEC出現歷史舞台	104
第八章	七十年代的風暴	122
第九章	國有化與半國有化	147
第十章	石油禁運	168
第十一章	“過剩”與匱乏	185
第十二章	合理利用石油資源	195
結束語		201
附錄：		
①	有關石油的小常識	206
②	世界各地區已證實的原油蘊藏量	210
③	世界和部份地區的原油產量	211
④	世界石油和天然氣分佈示意圖	212

第一章 誰是石油的主人？

歡樂的聚會

一九七五年三月，在阿爾及爾民族宮外面，西方記者看着石油生產國的一批批的代表來到，感情上很有些迷惘。

非洲的陽光使這些出現在民族宮凱旋門前的代表更顯得生氣勃勃，意氣風發，他們就像在參加一次慶祝勝利的游行。

有一部極大的黑鬍子的阿布道比酋長的白色長袍在微風中飄動，後面跟着一大羣同樣地一身白的隨從；厄瓜多爾身材矮小的總統那拉將軍，胸前的勳章穗帶閃閃生輝，還有科威特那位老是微笑着的國王，身材瘦削而健壯的利比亞革命委員會代表賈勞特中校，神色莊重的委內瑞拉總統佩雷斯，伊拉克強人薩丹·胡申和衣着講究，像個銀行家的伊朗國王巴列維，都參加在這個激進分子和君王們的奇異的大集會中。

在民族宮裏面那巨大的圓形大廳中，代表團陸續地就座，當中的主席台上，站着阿爾及利亞布邁丁總統，正在作他聞名世界的長篇演說。主席台後面，藍色的天幕上，四個巨大的白色弧形組成“O P E C”的圖案。

OPEC 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簡稱。這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一次高峯會議。

十八個月之前，很少人相信這樣一次會議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成功地召開。但它現在召開了。用委內瑞拉總統佩雷斯的話說，他們不只是關心石油這種能源，他們還關心另一種能源：“精神的能源”。他指的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精神。利比亞賈勞特中校說，石油必須是新的經濟秩序的基礎。伊朗巴列維國王說，它必須是一種手段，藉以促成一個“使我們活着感到光榮的世界”。布邁丁總統更強調，石油不僅僅是燃料，而且是“生命的源泉”，石油生產國必須是“復興第三世界的先鋒”，要使用石油作為建立“平等的公正的世界新體制”的工具。

當來自中東或拉丁美洲的代表團進進出出會議廳，坐着他們那閃光發亮的黑色轎車去參加宴會或機密會議時，西方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們在旁門左道鑽來鑽去，打聽委內瑞拉跟阿爾及利亞說了些什麼，沙特阿拉伯對利比亞的印象如何，或者坐在大廳中經由譯意風聽那些刺傷他們的耳朵的演說，諸如對“實行控制並鬼崇活動的一些強國”的批評，又諸如“那些依賴別人的財富來過日子的國家必須認識到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之類的強調。

這一個世紀中，石油在這個世界上曾經引發多少令人驚異的變化，現在，全新的一幕展現在人們的眼前了。

這個勇敢的新世界看來如此地信心充沛和歡樂，石油好像把十分不同的這些國家團結起來，不僅為了保持它的價格，而且要解決它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國王陛下們和新強人們坐在一起，非洲人祝賀阿拉伯人，在會議接近結束時，布邁丁總統扮演了中東地區兩位多年以來苦苦對抗的仇敵之間的和平使者，伊拉克的薩丹·胡申走到伊朗巴列維國王跟前，兩位領導人忘掉了他們的軍隊曾經不斷越

境廝殺，緊緊地互相擁抱親吻。所有的代表都站起來熱烈鼓掌。

這都因為石油，因為要成立一個石油卡特爾。除了關於第三世界復興的理想外，代表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們不能為共同依靠的石油這種商品求取合理的價格，他們便什麼事情都辦不成。

團結是突出的，但也有分歧，特別是在最大的產油國沙特阿拉伯和居第二位的石油輸出國伊朗之間，在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耶曼尼和伊朗國王巴列維之間。早幾個月，一位英國記者曾經跟這兩位重要人物分別談話，他們都談到了心中的疑慮。

巴列維國王確認，耶曼尼的政策來源於美國人。耶曼尼要削減石油價格以換取美國對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寵幸。伊朗國王決心要使石油價格進一步提高。

沙特阿拉伯人則認為，伊朗國王對世界經濟來說是一位“危險分子”，他為短期間內就弄到許多錢、許多軍火和“自我擴張”的念頭而着迷。

在阿爾及爾沒有西方石油公司的人，埃克遜和蜆殼這些名字很少被提及，就像它們屬於一個被推翻了的政權。

但是，在紐約，在倫敦，石油公司的專家們在小心謹慎地觀察和分析自阿爾及爾發出的消息，捕捉浮現的任何一個有意義的暗示。

他們在研究，隨着石油供應增加，消費減少，石油輸出國的強固統一陣綫會處在瓦解的邊緣麼？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激烈地競爭起來時，它們會選擇提高產量而不是增加石油稅，從而使西方石油公司恢復六十年代的黃金歲月麼？如果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西方敵人不向它耀武揚威，這個組織會逐漸地走向分裂麼？西方石油公司既然還控制着所有的石油輸出國都必須依賴的市場，如果它們聰明地玩弄手上的牌，它們是不是還可以重新奪回指揮權呢？

“七姊妹”

是的，十八個月之前，西方還信心充沛地認定，世界的石油都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特別是在以“七姊妹”的別號聞名於世的七家跨國石油壟斷企業手中。這七家公司的名字在整個西方世界無人不知，家喻戶曉。它們是：埃克遜（Exxon，又叫伊索 Esso），蜆殼（Shell），英國石油公司（BP），海灣石油公司（Gulf，又譯作高富），德士古（Texaco），美孚（Mobil，又譯作無比），加州標準石油公司（Socal，又叫柴隆 Chevron）。

過去五十年中，這七家石油公司建立了龐大的國際石油工業，成為西方世界最龐大的壟斷資本集團，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事務上和它們的本國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操縱國際石油市場，控制石油輸出國的國計民生。西方記者有一些流行的說法：由於它們那複雜而龐大的組織、財力和影響的深遠，它們的機構似乎是所謂的“世界政府”的一部份。它們的經理人員從匹茲堡飛到科威特，從舊金山飛到沙特阿拉伯，就像在它們所主宰的國土上旅行。它們的電子計算機可以在頃刻之間計算出世界半數的國家當前的石油供求需要數字，它們的董事局可以隨時調動以億計美元去購買新的油田，建立新的海港，或者開闢新的航線。

這七家石油公司，每一家都已經超過五十歲了，年齡比它們的某些客戶國家還要長。它們設在本國的總部所佔用的摩天大樓，便似一座座的跨國政府大樓，使本國政府也顯得遜色。

是的，多少年來，這些公司的名稱對石油輸出國和石油消費國來說，都代表着權威。它們的收入超過了它們在那裏採油的絕大多

數國家的收入，它們的油船隊的總噸位，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海軍艦隊，它們在沙漠中擁有和主管整座的城市。它們有全套的生產、加工和銷售體系，完全用不着假手別人。舉例說：蜆殼石油公司自蜆殼油田中開採出石油，灌注到蜆殼油船上，由它帶到蜆殼煉油廠，加工後注入蜆殼油庫，經由蜆殼油管，流入蜆殼多如牛毛的汽油站，直接供應消費者。

它們是世界上第一批最大的跨國企業。一九七三年，埃克遜石油公司的年報曾經驕傲地說，“在跨國企業這個詞普遍使用之前起碼五十年，埃克遜就已經是個跨國企業了”！現在，這七家石油公司已經發展了五花八門的石油化學工業，插手煤礦業和核子發電事業，不僅生產能源，而且擴展塑料、化學肥料和醫藥工業。

甚至在阿爾及爾會議發出挑戰書的這一刻，很難設想，這自稱“巨人”的七姊妹會突然間喪失了它們的權勢和影響。

即使有這許多的經營項目，最根本的仍然是石油。石油在地域上極其廣闊的伸張，它所能發揮的政治作用，使它具有獨一無二的巨大影響力，使這“七姊妹”成為半個世界貿易的主宰。它們迫使一些國家讓它們控制像舊中國的租界那樣的一塊塊地段，成為國中之國，它們用合約的形式收買這些國家的部份主權。

在中東有兩種地圖。一種地圖標誌着國界，其中頗有一些是新獨立的國家；另一種地圖從海岸開始，把一大片地區分割成一個個的方格子，每一個格子標註的不是國名，而是用英文字母寫着這一家或那一家石油財團的縮寫名字，譬如“IPC”、“KOC”、“ARAMCO”、“AOC”。這些石油財團都是“七姊妹”在當地的化身。對於“七姊妹”來說，後面這種地圖才真正具有意義。什麼意義呢？它表明：沙特阿拉伯是“阿倫柯”（ARAMCO，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的縮寫）的土地；伊朗由“七姊妹”共同分享；科威特屬於海灣石油公司和英國

石油公司。

訪問這些石油公司的總部，或者只是從它們所在的摩天大樓經過，人們也可以感到它們那壓人的權勢。在匹茲堡，海灣石油公司那座石頭建造的紀念碑，俯瞰這個城市已四十年，這座紀念碑使人記起匹茲堡居首位的梅隆家族的豪富。在舊金山，加州標準石油公司的巍峨大廈像一座城堡般聳立在海灣邊上，它是這個城市最大的企業。在紐約，“七姊妹”中的兩位姊妹在四十二街隔街相對，德士古在街道的這一邊，美孚在另一邊，彼此互相策劃陰謀，進行暗算。越過大西洋，英國石油公司矗立在倫敦，佔據整一座不列顛奈克大廈，它宣稱國家擁有它的一半股份，因此英國人必須以它為榮，愛英國石油公司就等於愛國！

這些公司之間的關係是奇怪的，它們既互相攻擊，互相競爭，又互相合作，聯系在一個環球性的網絡中。它們常常聯合地進行冒險，共同取得特權，它們今天和這個伙伴合作，明天和另一個伙伴合作。它們的領導人可以在一起喝香檳，高談闊論，似乎情如手足，背轉身立刻就互相出賣。

“七姊妹”並非處於均勢地位，它們以埃克遜石油公司和蜆殼石油公司為首。這兩家巨型跨國企業在過去六十年中，是組織管理最精密的國際企業的典型。它們在世界各個大洲進行對抗，它們的陰謀和整一部西方現代史編織在一起。它們曾經津貼一些國家，煽動戰爭，促發革命，伊拉克的政變，蘇格蘭的分離運動，尼日利亞的內戰，都可以在背後看到它們的魔影在蠢動。它們不僅往往表現得如同一個獨立的“私人政府”，而且，西方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往往有意識地反映它們的利益。

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是確切的：它們是整個西方經濟體系的核心部份。

埃克遜（伊索）

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心臟部位，洛克菲勒中心旁邊，是埃克遜石油公司總部的所在地。

埃克遜是“七姊妹”中最年長的一位。埃克遜 EXXON 是它在美國的名字，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它的稱呼是伊索 ESSO，它的存在已有百年的歷史。過去長時期以來，它的全名是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或者簡稱標準石油公司。

埃克遜的歷史和洛克菲勒家族分不開。經過了這許多時日的變化，洛克菲勒家族迄今還擁有它百分之二的股份。納爾遜·洛克菲勒曾經作為埃克遜的代表在委內瑞拉工作。埃克遜的創始人約翰·D·洛克菲勒一世的辦公桌，在百年之後的今天，還陳列在總部頂樓作為紀念。

但埃克遜已經不再是洛克菲勒家族單獨控制的企業。這家西方世界居首位的最大公司有三十萬股東，它最大的股東主要是美國人，也有西德人和加拿大人，它的子公司分佈在全世界一百個國家中。一九七三年這一年，它的利潤達到二十五億美元，是歷史上世界任何資本企業都不曾單獨達到的高紀錄。

埃克遜總部大樓高達五十三層。它的大門前是噴泉水池，入門以後是一座極大的大廳，頂上懸掛着月亮和星星。

第二十四樓是埃克遜的“機械頭腦”，許多電視螢光屏連結着兩座電腦，它紀錄世界範圍的“埃克遜貨物”的運轉資料。這個電腦中心和埃克遜設在豪斯頓、倫敦和東京的電腦中心相連系，組成一個簡稱“邏輯系統”的“運輸後勤和通訊聯絡情報體系”。它紀錄了五百

條埃克遜油船在一百一十五個海港裝貨、開往二百七十個目的地的有關統計數字，紀錄了埃克遜生產的一百六十種石油產品運銷六十五個國家的所有資料。

一切看來是出奇地簡單，當人們需要任何一種統計資料時，管理電腦的女孩子按一按鍵盤上一個掣紐，螢光屏上立刻出現了綠色的字樣，列出了準確的答案。埃克遜大樓第二十四樓就像一個天神，高高在上地監視世界市場。

但五十一樓才是真正的腦袋。這裏是執行董事們的辦公處，佈置着各種各樣的來自中東的名貴禮物。它是埃克遜“石油聯合國”的神經中樞。在這裏主持大計的埃克遜執行董事們，絕大多數是出身於得克薩斯州的化學工程師，他們是埃克遜這個老企業的新血，差不多都經歷這樣一個過程：科學技術大學、煉油廠和油礦區的實際工作。他們都自詡是“埃克遜學院”的畢業生。

所謂“埃克遜學院”並不是什麼大學或商科學校，它指的是路易士安納州巴頓羅茲地方的龐大煉油廠。埃克遜是最先進的資本主義企業，它用自己的方式培養它的接班人，同樣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缺一不可。

埃克遜的這些辦事人在他們自己的辦公大樓裏面，看來都是十分自信的，他們是一家有百年歷史的跨國企業的董事，他們都有充分的專業知識，每人每年賺取二十萬美元以上的薪酬，他們活動在一個只遵循“埃克遜法則”的自己的天地中，這個天地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這一小撮人就是上帝！

但是，一旦離開他們這個小天地，他們也像別的人一樣，內心感到胆怯。舉例說，當他們主持股東年會，看到股票持有人聽取報告，並提出各種各樣的諸如對於埃克遜的非洲政策、薪金政策、“綁票政策”和中東政策的質詢時，他們的精神狀態也不免緊張，因為

他們最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公司固然是最老的石油公司，却也是人們感到最可恨的公司。

除了紐約總部外，埃克遜在得克薩斯州豪斯頓市另有一個總部。紐約總部管國際業務，豪斯頓總部管公司的美國國內業務。豪斯頓總部矗立在油田中央，四周都是平原，無數的高速公路交織，無數的註明埃克遜財產的路標如大樹般驕傲地豎立在路旁。從地平綫上望去，只有少數的油泵，少數的油管，那巨大的地下石油財富，都經由肉眼看不見的地底裝置，流入這家大企業持有最多股份的壟斷資本家的荷包中。

豪斯頓總部大樓最高的兩層，是豪斯頓石油俱樂部所在的地方，石油大亨們喜歡在這裏吃最好的牛扒和楊梅醬，接待他們的客人，居高臨下地欣賞他們的王國。

蜆殼石油公司

越過大西洋，人們到了倫敦泰晤士河畔。它的南岸矗立着這個古老的英國城市最早建成的第一座摩天大樓，這就是蜆殼中心大樓。從它的尖頂下望，泰晤士河像蚯蚓，國會所在的西敏寺像侏儒。

聯結着這座大樓，是整一座蜆殼“王城”，在高高的石頭圍牆裏面，有蜆殼自己的游泳池、餐廳、射擊場、俱樂部、賓館、電影院和地下交通網。處在這個城堡中，人們忽發奇想：即使它被圍困三年，裏面的人的生活秩序很可能也不會受影響。

蜆殼城是很有特點的，它的玻璃大門上鑲着天然蜆殼，牆壁上也是天然蜆殼，大走廊中還展覽着無數種類的蜆殼，庭院中有一座

高大的雕塑像，全部用蜆殼砌成。

蜆殼石油公司對英國經濟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對荷蘭經濟的重要性更超過英國。蜆殼的人是很自大的，他們視最大的對手埃克遜為“地方性企業”，而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國際企業”或跨國企業。

蜆殼的發跡跟埃克遜不同。埃克遜首先是個石油生產者，它以開發美國油田開始了它的發達史。蜆殼首先是一個貿易商，它以從國外進口石油供應荷蘭和英國而開始它的事業。它的發展一直就跟英國對外政治糾纏在一起。蜆殼的經理人員被非正式地視作政府的外交官，其中的英籍高級人員一律地都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貴族大學畢業的學生。它的董事中，有許多人成為大不列顛帝國的爵士。

紐約第六街埃克遜總部的人故意標榜在商言商，不愛談外交政治；蜆殼的人恥談利潤，而以誇談政治來自高身份。

蜆殼是個有多種面孔的奇怪複合體。在英國，人們故意製造印象，似乎蜆殼石油公司是“純英國的”，在荷蘭，人們稱呼它的全名——皇家荷蘭蜆殼石油公司，似乎它主要是荷蘭的；蜆殼三分之一的業務在美國，美國人設想蜆殼是一家美國公司，在歐洲的只是它的子公司！

蜆殼當然帶有極大的國際性，它最高級的經理人員六成是荷蘭人，四成是英國人。整個集團的股東中，百分之三十九是英國人，百分之十九是美國人，百分之十八是荷蘭人。它的職員却是各種國籍人員的大組合。它的董事局由八人組成，主席是一位荷蘭律師基利·韋納，副主席是蘇格蘭經濟學家弗蘭克·麥花臣爵士。董事局中甚至有一位法國人安得列·貝納特。蜆殼的前任董事局主席戴維特·巴倫一九六七年曾經誇耀說：“我們這家公司是如此的國際化，以至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變動，都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利

益！”

蜆殼的高級人員的薪酬和生活待遇，遠遠超過英國政府官員，他們有自己的餐廳，自己的飛機，董事局副主席弗蘭克·麥花臣爵士的薪金，是英國首相的三倍（英國首相年薪折合二十萬美元）。

英國有一套電視片集，叫做“專門解決麻煩的人”，以浪曼蒂克的手法來吹捧蜆殼石油公司，幾乎把蜆殼的人形容為“超人”。它以蜆殼為藍本，編造了一家稱為“貴族”的國際石油公司，它由一批幾乎無所不能的石油大亨管理，在他們跟前，中東石油國家的首腦們都是可以愚弄的人，歐洲大陸的人是無用的小人，美國人則是貪婪的土佬，甚至英國本國的外交官也都是愚昧而固執的笨蛋，只有“貴族”石油公司的大亨們才是無攻不克，逢凶化吉的“天命英雄”！這齣電視片集反映了蜆殼石油壟斷財團的狂妄心理。

但是，英國普通人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們並不這樣看待蜆殼石油公司。一九六八年英國進步學生運動高潮中，學生曾經迫使蜆殼石油公司舉行了幾次的辯論會。在假藉蜆殼鄉村俱樂部舉行的辯論會上，學生公開地向蜆殼的權威挑戰，指出它的僱員只不過是被捆縛在一座龐大的剝削機器上面的人，他們批評蜆殼用自己的專橫踐踏民主，掠奪財富，破壞地球生態。

魔術師

以埃克遜和蜆殼為首的石油“七姊妹”自視為西方經濟的支柱，同時是石油生產國的依靠，自有它們的理由和歷史根據。

它們是整個西方世界迄今為止最重要的能源供應者，是一部最龐大的經濟機器的操縱者，它們曾經控制除中國和蘇聯集團以外的

全世界的石油生產、運輸、煉製和銷售，它們手中有任何私人資本都從未達到的巨額資金，它們的手現在伸入了風狂浪急的北海，伸入了冰天雪地的北極圈。

如果有一天，“七姊妹”忽然都死亡了，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就會陷入恐慌。人們甚至難以想像那個時候究竟是什麼樣一種情景。這種客觀存在的實際，表明了“七姊妹”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政治上的關係，不只是經濟方面。

“七姊妹”在半個世紀的擴張中經受了考驗，它們在實踐中學會了一整套外交策略和陰謀手段，成熟地把投機取巧與強權政治相結合。

經歷了墨西哥和伊朗的石油國有化，伊拉克的革命，中東的歷次戰爭，它們仍然保證了石油源源地向西方，不讓它流得太快以免市場崩潰，不使它流得太慢以免出現能源危機。它們像成功的魔術師那樣顧盼自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西方政府的政策。它們力求證明，它們是石油這種流質的黑色金子的主人。

但它們真正是石油的主人麼？

真正的考驗是一九七〇年代才開始的。

七十年代，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歷史潮流，以磅礴的氣勢，衝擊舊世界和舊秩序。作為第三世界發展中的石油國家的團結組織，OPEC 表現了它強大的生命力。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世界石油史上最嚴重的一場對抗在維也納發生了。

四天之前，西方各家石油公司的代表，由埃克遜的高級負責人喬治·帕斯率領，到達了維也納，準備跟 OPEC 談判石油的新價格。這些代表在倫敦集合時，曾由他們的領導面授機宜，規定可以

同意的提價，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他們在最不合適的時候來到維也納。因為這時候，中東以色列——阿拉伯戰爭爆發了。由於蘇聯事先將阿拉伯軍事機密泄漏給以色列，也由於美國對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阿拉伯人又一次吃了敗仗。

OPEC 中的阿拉伯石油國家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強烈不滿。維也納的各國代表團之間，每天地交換關於華盛頓的情報。中東新危機促進了阿拉伯國家的團結，促進了阿拉伯石油國家和第三世界非阿拉伯石油國家的團結。

“七姊妹”第一次感到它們從所未曾體會到的壓力，它們的全部狡猾，完全無法施展！

談判在進行着。伊朗人要求每桶石油加價三至五美元。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耶曼尼要求加價一倍。

“七姊妹”的代表們目瞪口呆！

政治形勢在急劇發展。到十月十日，OPEC 的阿拉伯成員宣佈，他們決定暫時不在維也納開會，要轉移到波斯灣科威特去，開阿拉伯石油國家自己的會議。

使用石油作為政治鬥爭武器的構想逐步形成了。

西方輿論工具在這時候發出警告，宣稱“阿拉伯人把石油與政治攪拌在一起，是極端危險的。”這些宣傳家却忘記了，“石油與政治攪拌在一起”並不是阿拉伯國家發明的，美國、英國和蘇聯這個後來而倍加兇狠的爭奪者，它們的中東政治，從來都和石油分不開。

西方國家的外交官沒有拋頭露面參加維也納的談判。談判由埃及遜的帕斯和蜆殼的貝納特率領的代表團進行。

十月十日，阿拉伯—以色列戰爭進入高潮。帕斯和貝納特自維也納向他們的公司總部拍了電報，他們的董事局焦灼地在等消息。